

钱眼识人

22年的咸鱼还在做梦

最近，有一个大导演自己过61岁生日的时候，反手给全世界影迷一个大惊喜：真的是有生之年活久见啊。这个人就是周星驰，他宣布将开启《少林女足》在全球范围的招募行动。他说自己的生日愿望是：能与一大群不同国籍、年轻貌美、身材标致、天资聪敏、体能出众的靓女，一起共度难忘时光。我的脑子里思绪翻飞，最后却定格在这样一帧画面上：张柏芝和莫文蔚梳着非洲脏辫，贴上假胡须，叉着腰，睥睨全场。如今，电影性别换了，关键词没有变，一个是足球，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少林。

拍于22年前的《少林足球》，迄今为止保持着8.1的豆瓣高分。在第21届香港金像奖上横扫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男配角等多项大奖，是它终结了“无厘头电影难登大雅之堂”的刻板印象，也是它展现了香港电影最经典元素，动作加喜剧，水乳交融最酣畅淋漓的模样，就像足球场上的风驰电掣。扬眉吐气是它作为电影的结局，但故事的起源其实是失败与自卑。

早闻狄声

得益于各大影视剧组对片场花絮的重视，许多以前注意不到的细节，现在慢慢都能看见了。最近两个有意思的内容，分别出自自白敬亭、宋轶备受期待的《长风渡》以及陈思诚票房突破15亿的《消失的她》。花絮中主创团队现场指导与交流的内容，主打的卖点都是创作者如何认真、较劲，却多少还是让人看出了点别的东西。

先看《长风渡》，剧中宋轶扮演的柳玉茹本是个勇敢自强、头脑灵活、有情有义的女子，但在播出过程中却不断被发现行为混乱、人设走偏的情节，尤其是知道母亲摔下山崖的情节，柳玉茹崩溃之余完全没有更多试图救母寻亲的举动，多少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没想到问题的答案藏在花絮里：明明排戏时宋轶也向导演提出类似疑问，明明是个解决剧本瑕疵的好机会，导演尹涛的态度却仿佛这样的问题不值一提，甚至调侃宋轶“你去哪儿找”。他言之凿凿地认为，女主角不可

花言峭语

电影《消失的她》上映，票房和讨论度都双丰收，它也成为今年以来最受瞩目的一部电影。

不过，与此同时，很多人也注意到一点，那就是在《消失的她》的片尾字幕、豆瓣页面和百度百科中，都标注了影片“改编自前苏联电影《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》”。也有很多观众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在《正大综艺》的《正大剧场》看过的一部电影，《失踪之谜》。显然，《消失的她》的核心情节，是来自国外的影视作品。

当然，《消失的她》和《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》《失踪之谜》里相同的部分其实是很少的。毕竟，《消失的她》，出现在2023年，手机和各种监控影像非常普及的年代，原故事中的很多情节，就得做大量的改写。而且，几十年前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观，也不可能让现在的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得到共鸣，尤其是在价值观念瞬息万变的2020年代，作为编剧的陈思诚，必然要在原来核心情节的基础上做大量的修改和填充。尽管最精彩的、三言两语就能讲完的那个核心情节，是来自前人的作品，如果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翻出新意，故事就值得继续讲下去。

所有创作者的噩梦，大概就是有人告诉你，你讲的故事，已经有人讲过了。但即便知道了，还是要写下去吧，故事已经讲完了，如《圣经》里的《传道书》所说的那样：“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；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：‘这是新的’？”那知，在我们以前的世代，早已有了。”

“人没有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呢？”，这句话是有港风港味的励志金句，但是真的要乍一问，也未必很多人能想起它其实就来自于《少林足球》。这句话是电影主角星仔跟大师兄说的。用今天社会情绪的视角来看，故事也可以说是讲高材生的就业问题。毕业即失业。6个毕业于少林武学殿堂的高材生，个个身怀绝技，可是被扔进社会之后，发现无用武之地。曾经的意气风发被憋成一口油腻、落魄的闷气。他们在开场时展现的群像是：大腹便便、秃顶、吹水、敏感。甚至看起来还保留少年气的星仔也没有好太多，至少他在外界看来是神经兮兮、脱线怪诞的。他告诉来挖他的伯乐：扫地只不过是我的表面工作，我真正的身份是一位研究僧（生），然后递出名片，钢笔手写：少林正宗，大力金刚腿。时代广场天台。这一幕像不像，名校才子卑微的求职。你信吗？反正星爷是信了。

重温该片，较之当年那些违背力学常识、酷炫夸张的动作场景，反而对当年细节心心念念，更加感受到电影余味的后劲有多强。我

花絮背后的故事

能知道母亲摔在了哪个山崖，找也毫无意义。

说不扼腕是假的，影视剧大概确实是综合的艺术——多部门、多环节、多流程，专注的人可以在不同的环节里找到修正错误的机会，赶行活的也有可能每一次都轻飘飘地让错误继续下去。《长风渡》的启示是如此明显，编剧不走心，导演不在意，就算有人提出质疑又怎么样？“想当然”的思维贯穿了创作历程，就不要指望会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突破之作。

相比之下，发生在《消失的她》片场的本应该是“正面例子”：鲜血从文咏珊的额头侧面流下，妖冶凄厉，没想到监制陈思诚立刻喊“卡”，要求血迹必须从正面缓缓流下。一番操作之后，正面效果是达到了，“道具血浆感”却也更强了。

不能说这样抠细节是错，但联系想到《消失的她》整部影片里人物和故事的悬浮架空感，没来由就觉得荒诞和讽刺：有力气纠结血

日光之下

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是翻写的，《百年孤独》有了中译本之后，整个八十年代，无数小说在仿照那个著名的开头：“多年以后，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，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甚至作家们自己也在不断自我重复，杜拉斯一辈子都在写她母亲那道阻挡太平洋的堤坝，从福克纳风、新小说风，直到晚年那种炉火纯青的电影体，她母亲和那道堤坝终于在反复述说中进入永恒；斯蒂芬·金一辈子都在像猎犬一样搜索小说的流行风向，吸血鬼刚成了时髦，他就让撒冷镇遭了殃，人格分裂刚刚成为热点，他就将我们带到某扇神秘的窗前，他不但重复别人的故事，也在不断重复自己，所以，他索性雇了一个秘书，在熟读他所有小说的基础上，专门审阅他的新作，以便找出相似的段落和相似的情节。我甚而怀疑，所有的现代小说流派，什么意识流新小说，可能只是故事讲完了之后的权宜之计，故事已经没可能出新了，只有从文字上改变讲故事的方法。

类型小说，更是相似小说的重灾区。读黄禄善先生的《美国通俗小说史》，几乎就是一部“山寨”史，几百年间的美国通俗小说，从引诱小说、言情小说、西部小说、哥特小说到社会暴露小说、恐怖小说，都各有各的路数，情节框架现成，人物形象约定俗成，每个故事，都和上一个故事并无两样，作者需要做的，只是变换地理环境风俗细节人物心理活动，六十年里写了九十部言情小说的作家，来来去

还记得一场戏，星仔把易拉罐踢进了墙里，好像也没什么啊，抽出来，墙纹丝不动，等人走了，过了许久，它才轰然崩塌，此地空余回响。

今年夏天社交平台上总能见到关于求职的热议，我就想起这场戏。人在最初踏入河流的时候，是无法预知会遭遇什么样的风浪的。从结果来倒推当年作为咸鱼的梦想值不值得被嘲讽、唾弃是毫无意义。最近看到一个美国心理学家说过的话，大意是成年人的意义就在于选择和决定，只要有了这两样就拥有了自由。我们恐慌的其实只是选择的减少而不是彻底消除。《少林足球》里星仔和他的师兄弟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选择去参加全国比赛，结果还是实现了逆袭。虽然是童话，但有两个基本事实：首先是他们真的有绝招，其次他们真的拼过。还是相信有些美好的发生是有点差的，发力再等等那一面墙的坍塌吧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浆流淌的方向，就不能把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、行为逻辑乃至整个故事的当下性做得更扎实一点？

一个富家千金不在任何社交平台晒照，也没有一二亲友可以提供照片，整部影片的戏剧前提都充满了“从前车马慢”的异想天开。一个能为钱骗婚夺产甚至杀妻的赌徒，全程浑浑噩噩，连妻子关系最好的闺蜜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如此“糊涂”更忍不住叫人倒吸一口凉气：就这水平也敢谋财害命？是观众太天真，还是主创为反转而反转？

所以哪怕面上看来是两条南辕北辙的花絮，传递的还是差不多的意思：收起那些精益求精的自吹自擂吧，主创们的心思用在哪儿，作品真的会说话。

常原秋
媒体人

去，写的都是灰姑娘与富少爷的故事，并且始终畅销。有人写了几部畅销书，就开始妄自尊大，试图有所逾越，将类型小说的特征模糊，套路改造，立刻遭遇市场的当头棒喝，不得不乖乖地回来，继续写那些再也错不了的故事。

岂独小说世界？别的领域也一样。《星球大战》之后，电影里的太空战队必须是五个人，《大白鲨》之后，灾难片里总有个忧心忡忡大声呼吁的科学家，看过《魔女嘉丽》之后，我们才知道《午夜凶铃》的故事源头在哪里，而如果没有翻拍片，2000年后的奥斯卡简直无奖可颁。至于《西游记》，已经成为无数神魔片、冒险片和公路片的鼻祖。

文化和任何资源一样，也必须循环再用。因为，我们的世界，已经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，江月代代重临，江花年年映着晚红，三两相类似的战争，七八个觊觎世界的狂人，来来去去那点悲欢，忙忙碌碌这些离合，苦苦积攒下的人世的经验，像失传的手艺，隔三差五还要重温。难怪《时时刻刻》里的三代妇女，都要在清晨萌发出一点虚无主义，即便未来的太空城里，大概还有个长生不老的主妇，在面对小三、儿女的不肖，以及人生意义等等终极问题。

正是这样的人世，让我们心安，日光之下，再无新事，我们和那些被我们当做套路的小小说一起老去。

韩松落
作家



情人看剑



该期待什么样的《红楼梦》



胡玫导演的新版电影《红楼梦》放出预告片时，少不了有一阵冷嘲热讽，或是被拿来与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相提并论。小说历来有“钗黛之争”，各影视版之间则有不同选角之争，首当其冲的，新版宝黛钗仍逃不了被对比的宿命。

因为一千个读者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刚看到一段久远的电视节目片段，倪萍采访陈晓旭与陶慧敏。同期的两位林黛玉饰演者，在镜头前并坐，各有风姿，并无高下之分，也不违和。因为她们分属于不同的影视时空，走出来周身仍笼罩各自大观园的余晖，当时所有相关的争议至此也已偃旗息鼓。末了陈晓旭还柔柔地说，“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比林黛玉幸运。”拉开人生的漫长历程来看，再美好的愿景，也恰如电影版《红楼梦》主题曲唱的：金玉良缘一场空。

“金玉良缘”，也是新版电影的片名，不少人对此不能容忍，认为没有提及“木石前盟”。其实金玉良缘从来只是表相，所谓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，陶慧敏那版电影《红楼梦》的最后，宝玉大婚时，婚房墙上大书“金玉良缘”四个大字，烛火摇曳，黑影幢幢，红底金字的背后，已然是大厦倾塌；还有林青霞与张艾嘉演过的版本，片名也是《金玉良缘红楼梦》，商业片要吸引观众入场，主打金玉满堂也是应有之义。

对于《红楼梦》的影视改编，我们一贯有两种姿态：一种是面向过去，继续重温与捍卫已有的经典，以及发掘可能遗失的美好；另一种姿态是面向未来，既不想否认影视工作者面对时代与技术变化做出的努力，也无法容忍在资本驱逐下削足适履式的花式改编。回望过去，尚有遗珠，我指的是陶慧敏那版电影，谢铁骊总导演，林默予、刘晓庆、傅艺伟等人参演，煌煌巨制，足足拍了六部，创作者所倾注的心血，不在87版电视剧之下。大多意见认为，电视剧可以更好还原小说内容，而电影版则面临着在有限时间内呈现完整故事的挑战。由于珠玉在前，电影当时在电视剧版阴影之下，影响力甚微。现在再看，电影版气质沉稳端庄，无论是在艺术审美，还是在人物塑造上，亦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。

学者余英时在他的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》里曾论说小说中现实的与乌托邦的两个世界，类似道理，当年的电视版相比更偏于舞台化，电影版则忠于写实，是两路风格，各有千秋。电视剧为什么没有拍太虚幻境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幻梦。现在来看，胡玫版电影预告里出现的太虚幻境，有点仙侠风，这让人微微觉得不妙。



长风新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